

全美最大亞裔黑幫 9 名成員被捕,華裔學霸淪為階下囚

有人地方就有江湖。在各個種族盤踞的美國,自然少不了幫派之爭。“Asian Boyz(亞洲男孩)”就是一個以亞裔為中心的美國黑幫。他們成立於 20 世紀 80 年代末,總部位於南加州。據聯邦調查局稱,該團夥大約有 12,000 名成員,主要由東南亞裔美國人組成。他們活躍於美國 14 個不同州的 28 個城市。

作為美國最大的亞裔幫派之一,該團夥以非法販毒和槍支交易及暴力行為而聞名。

儘管美國各地的亞洲男孩團夥相互獨立運作,但它們利用其全國網絡在整個國家進行毒品和槍支交易。



9 名“亞洲男孩”幫派成員被捕

前不久,該幫派的 9 名成員就因槍擊和毒品交易等罪行被 FBI 逮捕。

據有關機構表示,檢察官稱 9 名亞洲男孩的成員因涉嫌參與一個馬薩諸塞州的販毒團夥而被起訴。該團夥販賣了十幾支槍支和數千片含有甲基苯丙胺(冰毒)的藥丸。

該團夥合作生產和銷售大量甲基苯丙胺(冰毒)藥丸,其中包括在 2022 年 3 月至 10 月期間,共 12 次向一名臥底警官出售。

據法庭文件顯示,販毒團夥的領導者是薩里·拉特,也被稱為“BG”、“壞人”和“小混混”。他是波士頓亞洲男孩的領導,加入該團體已經 15 年了。其餘同夥包括 Dao, Gingras, Phim 和 Holder 等。

拉特被指控使用與幫派有關的公司“Money Affiliated”來製作和分銷毒品。他還製作並演唱說唱音樂,並使用該公司作為其音樂品牌。

亞裔幫派之爭

說到“Asian Boyz(亞洲男孩)”,就不得不提起另一個美國華裔幫派“華青幫”。

“華青幫”最初是由幾名加州的華人創立,初衷是為抵禦種族歧視,對抗欺凌移民美國的華人而成立的組織。而後“華青幫”發張壯大,逐漸成為南加州地區最大、最狠的亞洲幫派,並加入了更多其他族裔的成員。

自 1990 年代起,在洛杉磯,華青幫持續和東南亞移民為主的“亞洲男孩(Asian Boyz)”發生火併械斗。

最著名的事件要數 1993 年的檯球館火併事件。

1993 年 12 月 3 日,在南加州 El Monte 的一家檯球館內,兩個幫派的成員僅因看對方不順眼而發生爭吵,進而升級成肢體衝突和槍戰。

當時,亞洲男孩的頭目 Lee Mek 攜帶一把手槍進入檯球館。隨後,20 多名華青幫的成員也進入館內,Lee Mek 揮舞著手槍向華青幫挑釁,結果雙方發生肢體衝突, Lee Mek 被華青幫的頭目 Chieu Yang 制服,並拖出檯球館。

此時,亞洲男孩當中的一人從檯球桌上拿一起把手槍,企圖向華青幫的成員射擊,但他卻被華青幫的成員控制並奪走了槍。

Chieu Yang 聞聲沖進檯球館,沖著屋內連開數槍,檯球館內的其他人全數蹲在檯球桌下躲避。

這時被拖出館外的 Lee Mek 也返回館內,在門口與 Chieu Yang 扭打起來,但被對方掙脫。Lee Mek 趕緊逃跑,試圖藏在檯球桌下,但被 Chieu Yang 連開數槍當場斃命。

這起事件上了包括 CNN、FOX 在內的多家美國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

亞裔幫派一時聞名聲大噪,然而此後他們卻開始逐漸低調,幫派的新聞逐漸減少,也很難看到“古惑仔”式的械斗了,但他們的影響力卻沒有減弱。

華裔學霸淪為階下囚

2018 年,原美國南加大(USC)高材生,華裔學生 Joseph 向大家講述了自己從名校大學生淪為“華青幫”成員,最後坐牢 11 年的慘痛經歷。將大家的視野又再次聚焦在了亞裔黑幫身上。

Joseph 出生於 1984 年,母親是分子生物學博士,也是南加大的教授,父親則是一名企業家。

Joseph 從小成績優異,甚至曾代表高中參加全美工程大賽,獲得了兩屆冠軍和一屆亞軍的好成績。

但是父母的期待和學業的壓力漸漸地讓 Joseph 喘不過氣來。高中時,Joseph 是學校少數的華裔學生,特殊的身份加上成績格外優秀,他反而成了學校里的“異類”。

加上父母只關心他的成績,對他的其他方面卻疏於關心,慢慢地他和家人產生了心理上的隔閡。

面卻疏於關心,慢慢地他和家人產生了心理上的隔閡。

進入大學後,為了尋求心理上的安慰和歸屬感,Joseph 經人介紹加入了“華青幫”。他開始從事幫派活動,過上了與校園毒品,幫派械斗等違法行為打交道的日子。

2006 年,Joseph 的母親突然接到聖地亞哥警方的電話,被告知兒子 Joseph 參與一起幫派械斗,如果警方晚到 5 分鐘,他可能就沒命了。

為了保護家人免遭幫派的報復和威脅,Joseph 在警方面前始終保持緘默,最終被判入獄 13 年。因為表現良好,2017 年 4 月 Joseph 提前假釋出獄。

現如今,有關華裔幫派的活動新聞似乎越來越少,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但他們並非不在存在,而是向錢看齊,轉而經營更賺錢的非法項目。那些打打殺殺的故事,自然而然的就退出了歷史的舞臺。青年遊民的個人頻道



他的椅子底下藏了一把 45 口徑的手槍

美華女虐待奴役中國保姆 被捕沒收綠卡別墅充公

2016 年 7 月 14 日的凌晨,美國明尼蘇達州伍德伯里(Woodbury)市的警官鮑威爾,接到一起路人的報案,對方稱在街邊看到一名極其瘦弱的亞裔中年女子,她聽不懂英語,無法與自己溝通。這名女子衣衫不整,頭髮凌亂不堪,雙眼淤腫,且身上有多處被毆打的痕迹,看上去非常虛弱。

鮑威爾隨即趕到現場,將這名女子送往附近的聖保羅聯合醫院進行治療,經醫生檢查發現,她的肋骨和胸骨有多處骨折,並且有很嚴重的營養不良。

據鮑威爾在之後庭審上的回憶,他說:“這位女性在英語交流方面有明顯的障礙,從對話中我得知她來自中國上海。她顫抖著、情緒低落,明顯在哭泣。她臉上的多處傷痕顯示她曾受到攻擊。”

一開始,因為語言不通,鮑威爾無法瞭解更具體的情況,他認為這名女子在街頭遭遇了搶劫。

鮑威爾請了警局里一位華人警官來到醫院與該女子交談,通過華人警官的翻譯,鮑威爾意識到事情並沒有想像得那麼簡單,這或許是一起人口拐賣的案件。

這名亞裔女子是中國人,名字縮寫為 H.G.L.,有報道稱她為“韓郭玲”(本文沿用此中文名)。韓郭玲於 1958 年出生,在美國被發現時她 58 歲,在這之前,她在伍德伯里市的一個華裔家庭里當住家保姆。

伍德伯里市是聖保羅郊區一個安靜的高級社區,華盛頓郡中一些富有的家庭,通常會選擇移居到伍德伯里市生活。

韓郭玲的雇主名叫黃麗麗(Lili Huang 的音譯),1981 年生。黃麗麗和她的丈夫非常富有,移民美國之前,他們生活在上海,在中國有多處房產。

2014 年,33 歲的黃麗麗拿到了美國的綠卡,她在伍德伯里市惠靈頓巷 9700 號街區購置了一棟價值 54 萬美元的豪宅,這棟豪宅由紅磚砌成,門前有一塊寬大的草坪,院子後面就是豪華社區為富人們建造的高爾夫球場。

2015 年,黃麗麗離開上海,和丈夫一起帶著自己的父母以及兩個孩子一起移居美國。黃麗麗認為自己工作繁忙,無暇顧及家中瑣事和照看自己的小女兒,於是便向之前在她家中工作過的保姆韓郭玲發出邀請,希望韓郭玲能跟隨自己一起搬到美國去住,並承諾每個月會往韓郭玲的中國賬戶里存入 890 美元(折合人民幣約 6383 元)作為勞動報酬。

起初韓郭玲拒絕了黃麗麗的邀請,她認為自己一不懂英語,二沒出過國,人生地不熟的,很難在當地生活。

但黃麗麗多次勸說,她告訴韓郭玲當地有許多華人,不用擔心語言問題,平時出門只需要買菜,幾乎用不到什麼英語,還不斷稱讚韓郭玲廚藝精湛、照看有方,她在家中做阿姨時自己省了不少心。

韓郭玲想到之前黃麗麗家中工作時,她說話客客氣氣的,對自己態度友善,算得上是一個不錯的雇主,再加上自己年紀大了,想著這次出國能攢點錢,然後就退休回老家養老。於是,在黃麗麗的再三請求下,韓郭玲松了口,答應黃麗麗和她一起前往美國工作生活。

但此時韓郭玲根本無法想象,自己已經落入了面前這位親切的雇主為自己設下的陷阱。

想要帶保姆出境,一般的合法途徑是為保姆辦理工作簽證(有許多家政中介可以辦理),然而,黃麗麗並沒有通過“涉外家政人員”的機構為韓郭玲辦理工作簽證,而是讓她辦理了旅遊簽證。

這也就意味着,韓郭玲到了美國之後,不受美國“涉外務工人員”律師團隊的保護。黃麗麗替韓郭玲支付了去美國的簽證費用,還向韓郭玲口頭承諾,在她到達美國後就先將第一個月六千多人民幣的薪水匯入她的中國賬戶。

2016 年 3 月下旬,韓郭玲便持旅遊簽證來到

了美國。

從未出過國的韓郭玲一開始覺得很新鮮,明尼蘇達州的風景清新,非常宜居。不過,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後,韓郭玲發現自己在國內的銀行卡遲遲沒有收到黃麗麗的匯款。

韓郭玲提醒黃麗麗,請她不要忘記給自己轉賬。黃麗麗回復說最近太忙了,過段時間會轉給她的。

黃麗麗曾經承諾,一個月支付韓郭玲 899 美元作為薪水,相當於每小時的時薪為 1.76—1.87 美元,而 2016 年美國聯邦政府對於勞動報酬的規定,勞工最低工資應為每小時 7.25 美元。黃麗麗給韓郭玲開出的薪水遠遠低於法律規定的最低水平,如果黃麗麗要在當地僱用一位住家保姆,每個月至少要支付給對方 3832 美元。

但就連這點微薄的薪水,韓郭玲都沒有收到過。黃麗麗欺騙她每個月會把工資匯進另一個賬戶上。但事實上,直到幾個月後韓郭玲離開黃麗麗家,這個賬戶里的金額也只有黃麗麗承諾薪水總額的四分之一。

韓郭玲無法為自己維權,因為黃麗麗從來沒有跟她簽訂過任何書面的勞動合約,所有的薪資,與工作相關的問題,都由黃麗麗口頭承諾,沒有任何證據。

不僅推脫支付報酬,到了美國後,溫和的黃麗麗變得面目可憎起來。從前黃麗麗讓韓郭玲做事前總是會禮貌地喊她“阿姨”,而現在黃麗麗對韓郭玲頤指氣使,連一個稱呼都沒有,只是一刻不停地驅使韓郭玲打掃衛生、做飯等等。韓郭玲稱,自己每天的工作時間都長達 17、18 個小時。

韓郭玲空口無憑,在異國只能啞巴吃黃連,任憑黃麗麗指使。但光是免費勞動還不夠,黃麗麗常常連飯也不給韓郭玲吃。一旦心情不好,黃麗麗就會扯韓郭玲的頭髮,還將她的頭頂牆上、櫃子上撞。有時黃麗麗還會當著自己孩子的面,毆打韓郭玲出氣。

韓郭玲不敢反駁,只能在黃麗麗氣消之

對當地法律的瞭解,被徹底的軟禁在了黃麗麗的家中。

2016 年 7 月 4 日,黃麗麗不知道為什麼心情有些不好,她開始用力抓韓郭玲的頭髮,將韓郭玲的頭撞向客廳的桌子。韓郭玲因劇烈的頭痛而倒地,此時黃麗麗並沒有停止襲擊她,而是用力毆打已經倒地的韓郭玲,並狠狠地踢了她的肋骨數次。

黃麗麗看到韓郭玲躺在地上痛苦萬分,不但沒有將她送往醫院,反而繼續使喚韓郭玲做家務。韓郭玲只得艱難地從地上爬起來,跟踉蹌蹌地做家務。

7 月 10 日,韓郭玲已經無法站立行走,毫無同情心的黃麗麗面色冷漠,讓韓郭玲在地上爬著做了四個小時的家務。而黃麗麗幼小的女兒,也在家中目睹了這個殘忍的場景。

7 月 13 日夜晚,傷痕纍纍的韓郭玲在收拾餐桌時失手將盤子中的食物灑在了桌子上,黃麗麗看到後,提起廚房的菜刀揚言要殺了她。黃麗麗的父親當晚也在場,連忙制止了黃麗麗的行為。

在一片混亂之中,韓郭玲趁機逃出黃家,但她身無分文,不知道該往哪走。這時,韓郭玲看到面前的天空飛過了一架飛機,她猜測一直跟著走,或許就能走到機場。不知道走了多久,韓郭玲被好心的路人發現,替她報了警。

2016 年 7 月 14 日凌晨,警方在醫院瞭解了韓郭玲的情況後,立刻前往黃麗麗的家搜查證據。

警方在黃麗麗的錢包中發現了韓郭玲的護照,還在黃麗麗臥室的床墊底下,發現了一包掉落的頭髮。韓郭玲說這自己是被黃麗麗扯下來的頭髮,她說如果不把這些頭髮藏好,被黃麗麗發現後,會逼自己把頭髮吃掉。

證據確鑿,警方當夜立刻拘捕了黃麗麗。7 月 15 日,明尼蘇達州檢察院就以“意圖販賣勞工、販賣人口、非法扣押證件、非法拘禁和毆打他人”五項罪名起訴了黃麗麗。檢察官歐德普在起訴書中寫道:這個保姆的處境像是“奴隸或是簽下了賣身契”。

在黃麗麗出庭前,她的代理律師丹尼爾·李(Daniel S. Le)通過郵件對案件進行了回應:“我的當事人否認了韓郭玲的說法,認為她所講內容並不屬實。我會依法為我的當事人進行辯護。我們的司法原則是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又可稱為無罪類推(與有罪類推相對應),簡單地說是指任何人在未經依法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

圖販賣勞工、販賣人口、非法扣押證件、非法拘禁和毆打他人”五項罪名起訴了黃麗麗。檢察官歐德普在起訴書中寫道:這個保姆的處境像是“奴隸或是簽下了賣身契”。

在黃麗麗出庭前,她的代理律師丹尼爾·李(Daniel S. Le)通過郵件對案件進行了回應:“我的當事人否認了韓郭玲的說法,認為她所講內容並不屬實。我會依法為我的當事人進行辯護。我們的司法原則是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又可稱為無罪類推(與有罪類推相對應),簡單地說是指任何人在未經依法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

圖販賣勞工、販賣人口、非法扣押證件、非法拘禁和毆打他人”五項罪名起訴了黃麗麗。檢察官歐德普在起訴書中寫道:這個保姆的處境像是“奴隸或是簽下了賣身契”。

在黃麗麗出庭前,她的代理律師丹尼爾·李(Daniel S. Le)通過郵件對案件進行了回應:“我的當事人否認了韓郭玲的說法,認為她所講內容並不屬實。我會依法為我的當事人進行辯護。我們的司法原則是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又可稱為無罪類推(與有罪類推相對應),簡單地說是指任何人在未經依法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

圖販賣勞工、販賣人口、非法扣押證件、非法拘禁和毆打他人”五項罪名起訴了黃麗麗。檢察官歐德普在起訴書中寫道:這個保姆的處境像是“奴隸或是簽下了賣身契”。

在黃麗麗出庭前,她的代理律師丹尼爾·李(Daniel S. Le)通過郵件對案件進行了回應:“我的當事人否認了韓郭玲的說法,認為她所講內容並不屬實。我會依法為我的當事人進行辯護。我們的司法原則是無罪推定。”

此外,丹尼爾·李還在郵件里表示,在這個事件被完全解決前他們不會再有任何回應,“我們尊重公眾對這個案件的關注,同時我們也請求公眾相信法庭會做出一個合理的判決,而不是通過公眾輿論來解決問題。但可悲的是,對於黃女士和她年輕的家庭來說,這些不實的指控影響了網絡輿論。”

7 月 18 日,有記者通過電話聯繫到該案的檢察官歐德普,歐德普在電話中表示,黃麗麗於當天下午以 35 萬美元交保釋放,但她被要求在一週後的 7 月 25 日再次出庭,並且要求黃麗麗在家期間必須佩戴腳蹠監視器。

為了脫罪,黃麗麗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並開具了一張假的精神病證明,以證明自己的暴力行為都是不得已的。

然而,黃麗麗的自證很快就被推翻了。當地民衆聽聞黃麗麗稱自己有精神疾病之後,非常憤怒。一名在中餐廳打工的員工義憤填膺地出席了該案件之後的庭審。在庭審上,這名員工揭穿了黃麗麗的謊言,他說曾看到黃麗麗多次帶著孩子去自己工作的中餐廳吃飯,她的言行舉止一切正常,看不出有任何精神問題。

鐵證如山,黃麗麗也許預知到了自己即將到來的審判。2017 年 5 月 31 日,黃麗麗承認自己犯有強迫勞動和三級襲擊罪(third-degree assault),但仍然否認自己對韓郭玲實施非法扣押證件和非法拘禁行為。

2017 年 8 月 24 日,明尼蘇達州聯邦法官以“偷運勞工、虐待、非法拘禁和襲擊”等罪名判處黃麗麗監禁一年零一天;沒收黃麗麗在伍德伯里的豪宅;黃麗麗需賠償保姆韓郭玲 95,944.80 美元,並按當地工資標準支付韓郭玲剩餘的服務費用 27,344.73 美元。

助理檢察官布魯克在庭審中說道:“黃麗麗必須接受自己犯罪帶來的後果,不僅是金錢上必須給予賠償,她也必須承擔失去自由和財產的懲罰。”

美國法律規定,在四種情況下可以遣返綠卡持有者:非法進入美國;非法滯留;道德犯罪,包括盜竊、賣淫嫖娼、家暴等;暴力犯罪,指被判處一年刑期以上的暴力犯罪,在服完刑後需要被遣返。

因此,在 2018 年 8 月,黃麗麗在明尼蘇達州服刑結束後將被取消綠卡,強制遣返中國。

在 2018 年 4 月,美國聯邦法院廢除了這條法律,更改為:故意破壞、未使用武器襲擊等“暴力犯罪”不會被遣返,除非是“謀殺、非過失殺人、強姦、搶劫、嚴重毆打”這幾種重罪罪名成立,才會被強制遣返。

但是在黃麗麗一案中,檢察院的定罪時間在 2018 年 4 月之前,黃麗麗目前已經遣返回國。

其實,保姆韓郭玲被騙至美國的事件並非個例,有許多來自亞洲的家政工出於對經濟的需要,背井離鄉,遠赴重洋想要掙取相對高額的薪水。

但在出國之後,這些家政工既不懂當地語言,又不瞭解法律,無法建立社交,也無法為自己維權,大多數人只能任由雇主擺佈。如果遇到品行惡劣的雇主,那麼就會如該案件中的受害保姆一樣,被暴力囚禁在雇主的家中,無法逃脫。

每年的 6 月 16 日,是國際家政工日。據統計,全球有 7560 萬家政工人,中國國內有 3000 多萬家政工,在北京,就有 60 萬之多,其中有 70% 的家政工都為女性。

但由於家政工工作的特殊性,比如服務的客戶不同,雇用時間長短不同,他們的收入低且不穩定。同時,他們很難獲得養老、失業、醫療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和福利。

像韓郭玲這樣從亞洲國家流動到發達國家工作的家政工,他們在當地不享有公民權,因此也無法享受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待遇。據國際勞動組織的統計,全球有 5000 萬家政工人屬於非正規就業,而在中國,有 70% 的家政工人也屬於非正規就業的領域。

像韓郭玲這樣從亞洲國家流動到發達國家工作的家政工,他們在當地不享有公民權,因此也無法享受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待遇。據國際勞動組織的統計,全球有 5000 萬家政工人屬於非正規就業,而在中國,有 70% 的家政工人也屬於非正規就業的領域。

保母韓郭玲的處境,影射了社會上許多不被看見的灰暗角落,靈活就業的政策如果忽視了家政工群體,那麼不被看見的他們,就淪為了都市的隱形人。來源:信可親